

# 东方福尔摩斯

探案集

## 情人的结局

ENDING OF SWEET HEART

莫怀戚 著

总编之死

*Death of a Chief Editor*

医生之死

*Death of a Doctor*



重庆出版社

东方福尔摩斯探案集之一

# 东方福尔摩斯探案集 1



情人的结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重庆出版社

2002.5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东方福尔摩斯探案集/莫怀戚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2

ISBN 7-5366-5757-9

I. 东... II. 莫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7186 号

---

**▲ 东方福尔摩斯探案集**

DONGFANG FUERMOSI TANANJI

莫怀戚 著

---

**责任编辑 李盛强**

**封面设计 杨峰**

**技术设计 聂丹英**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 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6

字数 492 千 插页 12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---

ISBN 7-5366-5757-9/I·1096

定价:45.00 元(全套三册)

**本册定价:15.00 元**

---

# 自序

莫怀戚

侦探小说无疑是最生动精彩的文学样式之一。它必须有事，还得是大事，有杀伤力之事，不能无病呻吟，玩纯文学标榜一时的“情节淡化”；事出还必须要有因：或者人性深处，或者社会焦点，当然也许兼而有之；至于政治角逐，经济争抢，自是更大产床……诸如此类。好的侦探小说当是很有深度的。

这种小说，事发即成契机。而事发多似偶然，而偶然即呈个性。但解析结果，偶然后面有必然，个性之中有共性，给读者的启迪当是很大的。

以前中国盛产武侠小说，不盛产侦探小说，我怀疑这与国人疏于逻辑有关。朱光潜先生说，“西人长于分析，国人长于综合。”这里面有点袒护，好像我们精于逻辑的“后期程序”。其实我们的综合，很少依靠逻辑运作，例如推理，我们主要靠“悟”；好像建房子，有了牢固的地基，然后就是美丽的屋顶，中间各层忽略不计。因此侦探小说（尤其是推理的）出在逻辑大国英国，毫不奇怪，又出在西方的好学生日本，也不奇怪。

以国人的悟性，一旦不愿再偷那认识上的懒，要用起逻辑来，也并非难事。我写侦探小说经年，对此已有体会。而读者整体水平的提高，才让一切成了气候。应当说，中国侦探小说独树一帜，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”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
我写侦探小说，是为了赢得读者。可读性一直是我文学创

作的首选前提——在文学作品尚未市场化时就是如此。没有形式美，人们则很难认识其实质之美。好比某人的外观使你根本不愿接近，你怎么知道他（她）的心灵之美呢？

二十余年前恢复高考，我从剧团考进中文系，一心主攻剧本，准备回团当编剧。但当我的编剧功夫接近圆熟之时，舞台剧已无可奈何地被冷落了。许多专业编剧赋了闲。

我改写小说。写剧本的人来写小说，有走下坡路的感觉：轻松，但不过瘾。幸好当时还很走红的纯文学（小说）在写作时能品尝到语言之美感，渐渐地也爱上了。小说使我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。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年。

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纯文学（小说）的情况也开始不妙。总之你认为写得挺棒的，在挺有名的期刊上发表了，甚至还获了奖，然而很少有人读到。很明显，心性浮躁的现代人，对文章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

这情况让我开始写侦探小说。因为这种小说精彩、刺激，有悬念。福尔摩斯自不消说，进大学后开始喜欢英国的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。前者的内心世界剖析、后者的情节铺陈让我佩服，我决心将两种长处结合在自己身上，而且增加文化气息。我希望我的侦探小说比我读过的那些“软”一点，或者说，我要将纯文学的情调移植过来。

以上可算文学方面的原因。而现实的原因是，只有到了现在，中国才有了写侦探小说的气候。

二十多年以前中国人过着划一的简单生活，人的欲望是被锁住的。政治犯多于刑事犯。而且不论犯案、定案（定性）还是破

案,都相当低级,有些案子根本就没有去“破”,而是“说”了就算数。这一切别说不给侦探小说形成土壤,你就是位天才的大脑编圆了也不像。

现在,市场经济大潮涨起来了。这大潮中有两条特别生猛的大鱼,一条名叫钱,一条名叫性。

钱本来比较简单:它只是人的对象。但由于人们都想得到它,绞尽脑汁,花样翻新,它就给弄得很复杂了。

性本来就复杂,因为它的载体是人。性决非仅仅是肉体的交合,它后面有一块深广皆不可测的世界——情感。

钱和性还要互相勾结,兴风作浪。

这是一方面;另一方面,随着高科技进入生活,生活便多了许多隐蔽性和不确定性。重庆流行着一则笑话:某主编同妻子用手机通话,一个说在沙坪坝区,一个说在江北区,结果打着打着,在解放碑打了照面。

复杂而高级的社会生活是侦探小说的土壤,这是不需要论证的结论。

但我一开始写的并不能叫侦探小说,我自己给了个界定,叫心理推理小说;大致意思是,根据人的心理特点可以推断出他(她)在什么情况下将如何行事。我如此定位,旨在避开克里斯蒂和松本清张,同时让小说更“文学”而非更“案件”,这样当然有点犹抱琵琶,但在纯文学惯性还很强大的九十年代初居然引起了“高层文坛”的注意,认为是“小说新样式”,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为这些小说结了集,曰《大律师现实录》,胡德培先生自愿作序。

但渐渐地，读者不满意了，认为破案者没有动起来。这样说的人多了，对我的影响也就大了，写法做了改变，成了现在这样子，而且保持了七八年，说明这是读者较能接受的样式。

我受先贤“文以载道”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尽管在课堂上大讲小说的娱乐功效，自己写时还是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，希望我的侦探小说能够警世。

写这种小说相当苦。作案既不能低水平（有些小说被编辑冠以“高智能情杀”之类的称谓），破案更得道高一丈，以致于我的家人已听惯了我的叹息：“自己破不了自己（作）的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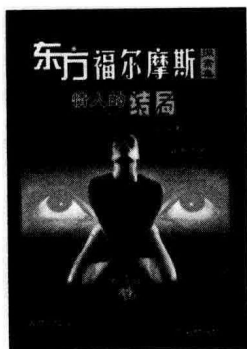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苦是：要将情调同罪恶揉在一起，决非易事。情调往往是“反情节”的，而罪恶则必须依赖情节。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优美的文学作品，而非公安局里的卷宗。这与其说是为了读者，不如说是为了作者——他需要作品的优美来产生文学创作的乐趣。

因此也可以说，有苦才有乐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我写侦探小说，侧重于伦理方面的思考。时至今日，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伦理上的大松动和多种矛盾的尖锐化。不尖锐无以导致伤害，无伤害无以导致侦破……于是，倒推回去，伦理的思考也就出来了。话虽这么说：“各有各的活法”，还是应该有合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客观准则的。

我有三个弟弟：一个是刑事诉讼法教师，一个是外科医生，另一个教药剂学；而我的母亲早年是学法律的。亲人们的帮助是我侦探小说的重要成因。

# 1



## 情人的结局 1

董事长与旧日情人邂逅，再燃爱欲之火，其炽热更胜当年。但是，一双维护董事长夫人利益的眼睛始终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，并由此点燃了谋杀的火焰，美丽的女情人逃得出罗网吗？

## 总编之死 83

强壮的总编在一场酒会中悄无声息地丢掉了性命，是仇敌下了毒手，还是情敌的疯狂报复？抑或另有隐情？剥茧抽丝，真相大白之日也是你大吃一惊之时。

## 医生之死 167

年轻富有的海归派心脏病医生戴伯海风流倜傥，引得无数美眉竞相折腰，一时兴起，竟将一对美貌母女俩同时纳为情人，终于引发杀身之祸，神秘的凶手会是谁呢？







情人的

结局

## 咨询

《法律与生活》编辑部。女老编安明和男老编三空在阳台上收拾盆栽花,三空直起腰时,不经意地看见从刚刚停下的奔驰 600 车里出来一男一女,那女的光

可鉴人，但出了车门就站着，像傻子似的，连车门也不知道关。那男的绕过去，关了门，挽了她走。

这时，安明叫他：“不要打望。喷水壶！”（打望：重庆俚语，谓男人在观望看女人。）

三空提起喷水壶，给前天栽下的几盆花喷水。那盆玉枝兰和黄玫瑰，刚栽上时青枝绿叶，鲜鲜活活地在风中摇曳，煞是好看，但现在已开始发枯，叶片卷了起来，能否成活是个问题了。两人议论，周末下班时该将它们移到室内，太阳一晒，风一吹，还没生根的苗子哪里扛得住？

就是说，没经验。以前这一阳台的盆花，都是管资料的大叔在管理。一年来这位退休的老警官住了几次医院，安明和三空就接了过来。开始以为很麻烦，没想到也很有乐趣。在意识到有“花鸟之乐”时，安明喟然长叹：“我们也老了。”

其实安明才30出头，恍惚看去正当妙龄，但她是个悲观主义者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什么事总能让她看出里头的不利来。秉性天生，没法。三空比她大几岁，没结婚的他可能得一直将这“文化光棍”当下去了，但他是个乐观主义者，凡事都往好里看。

乐观主义的三空隔着喷出的水雾兴味盎然地继续打望。但他收敛了笑容，因为他发现那个豪华轿车里出来的美女是个瞎子。“安安，”他这样叫安明，“你来看！那女的是不是盲人？”

安明顺着看下去，那女的两眼大睁着，若不是亦步亦趋似的给搀着走，看不出眼睛有问题。但是，安明也有同感，“是个瞎眼睛。”

“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盲女！”三空不由啧啧连声，“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！”许多女演员都演不出那种大而无当的干枯眼神。所以三空又怀疑：“这是不是在拍戏噢？”

两人探身出去左右张望，眼见得那一男一女进了大楼。

三空提着喷水壶，壶嘴的水滴落在地。三空怅怅的，兀自出神。安明好笑不已，三空其人，愤世嫉俗，痛骂当今女人无情无义，却又偏偏是个“惜香怜玉王老五”。“动手吧！翻盆！弄完了早点回办公室。”安明催促。

“放心，”三空懒洋洋地蹲下来，“老板不会以为我俩私奔了。”

“随便跟哪个私奔，也不会跟你一起嘛！”安明嗤之以鼻。这两人太熟了，按照安明的说法是“已经不可能有感觉了”。

正在胡扯，安明的手机响了。正是老板欧阳总编打来的，问她在哪里，远不远。“就在阳台上。”安明笑起来。

“那你马上到资料室去，”老板吩咐，“有人要见你，指名道姓的。”

“就请他来阳台吧！”安明看着自己一双泥手。她舍不得这活儿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情况有点特殊。你快去吧！”

安明只好对三空说：“烦劳你单干了。不过天气还不错。”说罢到卫生间，将自己收拾了一番，来到资料室。

一进去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要见自己的，竟然是刚才那一男一女。

那男的站起来，向安明笑着欠欠身。他西装革履、头发锃亮，其貌虽是不扬，气概却也不凡。再联想到他是开着奔驰车来的，那么决非等闲之辈了——安明想着，一边点着头，一边去给他们倒水。

那男的说：“只倒一杯就行了，我马上就走，我是领她来的，她有话，要单独同安小姐谈谈。”然后又对那女的说：“就这样啰！我去办点事。打我的手机，我就来接你。”看那女的点了头，他就轻轻地出去了。

安明掩了房门，过去挨着那女的坐下，问：“小姐贵姓？”

那女的说：“我姓伊，叫伊人。”

“就是琼瑶小说中‘有位伊人在水一方’中那个伊人？”安明暗自诧异。

“不好意思，正好是的，但这个只是巧合。我出生的时候，还没有琼瑶小说。再说我的父母，也没有什么文化。这名字，是让一个算命先生，抽签给我定下的。”她思路清晰，口齿伶俐，嗓音也很悦耳，显然是那种既美丽又聪明而且有些才华的女人。这种女人要是去迷惑男人，恐怕是百发百中的，安明想。

“名符其实啊，”安明真心地称赞，“你真是一位美人。”

“现在我想，这名字给取糟了。我从少女时代起，就没断过男人为我争斗，我伤过很多人。我一方面内疚，一方面得意。但是现在，我遭了天谴，”她指着自己的眼睛，“一星期以前，我突然失明。”说到此处，有些哽咽，不由停了下来。稍歇，她说：“请安小姐给我一支烟吧。”

安明起身，准备去向老板讨一支。出门走了两步，突然感到今天这事，说不定很有内容，弄好了，是一篇现成的特稿（眼下时兴的长篇特别报道）也未可知。略一思索，赶紧去到阳台，如此这般，对三空说了。

“有这种事？”三空亢奋起来，“那么，我们还应该拍点照片留作资料，见报之前征得她的同意就是。”

安明想想说：“可以，但一切不能让她发现，否则可能会遭拒绝，还弄得很反感。”

两人商量了一下。三空到休息间去换上拖鞋，待伊人将烟抽上时悄悄蹓进资料室——怕她闻到男人的气味，坐在大柜子的后面。

伊人抽烟。安明问：“伊小姐可能是才学会抽烟的吧？”

伊人嗯了一声。她平静地说：“刚才送我上来的，是我的情人。他是华渝集团的老总。”

“是华总本人吗？”安明又吃一惊。这华渝集团，是重庆的八大民营企业之一，近几年来，已兼并了好几家国有企业，是个“封面人物”（不止一次上杂志的封面）。安明一回忆，可不是！难怪有些眼熟似的。

“他就是华总。但是，请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大老板，我才去给他当情人。也请不要以为华总凭着万贯家财，挥金如土，美女如云。我同他，十多年前就相识、相爱，我差一点就嫁了他。但是，我嫁了另外的人，就是现在的丈夫。我同华总，本来已经分开，各自有了家庭，但是两年前，鬼使神差，我俩又碰到一起，续

起了前缘，而且如胶似漆，很难分开了。”

安明说：“伊小姐所说，我完全理解。你这人品位不低，这一切都很自然。”

伊人说：“今天我来，有很大一个问题，想请您帮忙决定。我是回到丈夫身边呢，还是留在情人身边。”

一个星期以前，伊人早上醒来，发现看不见了，华总陪她去医院。开始以为是急性失明，看了几次，终于有医生支支吾吾地说，恐怕要作好“失明一个较长时期”的准备，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华总问医生，是什么原因，医生只说难以确定。

但伊人自己有些揣测：服用春药过量。

突然说起春药，又是这般坦然，连有过婚史的安明也很不自在。那一角的三空，也差点弄出了声响，只好摇摇头，将牙关咬紧了。

为什么要过量服用？

原来伊人事实上是同两个男人过着性生活，当然不可能是同时，但有时候间隔很短，例如离开华总时已经很晚了，回到家中又不可能拒绝丈夫。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心理障碍，担心每一个男人的疑心。

丈夫知道她早年同华总相爱过，现在因经济的原因，她在华总那里打工，在公司呆的时间很长，基本上不在家吃饭，有时也不回家过夜，丈夫自然要怀疑。但怀疑总归是怀疑，没有证据，作为一个文明人的医生丈夫也没有多说什么。有时候她说：“华总那样的老板，哪里会要我这种半老徐娘？妙龄女子还

排着队哩！”

而对于华总，她说我同孩子他爹早就没那事了，“他有前列腺炎，又怕死。”“结婚不久我就发现他有些性冷淡。”云云。

对于这种求之不得的状态，华总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啦，或者自欺欺人地认定了“我才是她事实上的丈夫”。

这样，她面对两个男人，都必须有很好的身体状态，尤其是体内分泌物和高潮到来的时间和强度。一担心效果不好，即成心理障碍；有障碍自然影响效果——遂成恶性循环。

就这样用上了春药，用量也渐渐加大。

“用药，会导致失明？”安明问。

“这个，以前也是不知道的。失明之后，我做过一些咨询，有个药物专家说，这并非不可能的事。是药三分毒，而且作用是要积累的，后果则是因人而异。”

安明点点头。现在医学的发展，已经提出了“同样的病，因人下药，重点参照遗传基因”的理论，那么，对药物的反应与众不同，完全是正常的了。“不过，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呀！”

“再低也是概率呀，这不是让我碰上了吗，”伊人说罢，竟然笑起来，“这就是报应噢！”

伊人说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种“双重生活”已经过了两年多，有时候还感到有些得意——能将两个男人牢牢掌握住，而且让他们谁也生不了谁的气，一切熨熨帖帖，和风细雨。华总给她的月薪5000，不算多，但红利提成就可观了。所以，家庭经济立刻上了台阶。别的不说，已经买下了跃层式商品房，光是装



修,就花去将近 20 万元。

华总非常爱她,胜过当初,以至于有时候她还可当众给他一点脸色看。华渝集团的高级干部,没有对她不恭敬的。这里面当然有点不尴不尬,但一个女人,活到这份上,要没那么点得意也难。

而且,为了她,华总抛弃了发妻。

那是去年,有一天,华总要回家去。伊人突感非常难过,说“实在不愿意想象着你要去亲近另外的女人”。

华总自然很难堪,良久,叹口气说:“她是合法妻子呀!”

“是嘛! 我是不合法的。”

华总更难堪了,噤着嘴说:“你不是自己说,不过问我家庭的事吗?”

“我没过问嘛! 我难过一下还不行吗?”

华总低下了头。这样几次以后,华总突然就拿出一个蓝色小本儿来。是离婚证书。

“我当时非常,噢,喜出望外,”伊人说,“但我克制住,做出很吃惊的样子,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! 我可没让你这么做!”

(潜台词是:你可不要逼我学你的样。)

华总说:“当然啦! 是我自己决定的。这样我在你面前,在她面前,也就坦然了。”

但是,这样一来,伊人发现,自己在华总面前,反而没有以往坦然了。这样一种结果,倒是没预料到的。

(他为了我,拼将出去,抛妻别子,以得一个无牵无挂全力